

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木村催促大家前行。梅子看着贾勋。贾勋向主人辞别。梅子与赵玲拥别。从赵沟村向南，都是沿沟底村道行走，潺潺溪水源自牙庄村东水沟，向北流往黄河，昼夜不息。溪水两旁柳树成荫，杨树高耸。溪流远远地从山林中奔来，若隐若现，若有若无，时而疯狂奔流；时而舔着碎石静静地流淌；时而又急忙冲出一个漩涡，飞转几圈，然后向前奔去。村道就在溪水边，一行人伴着

03 狙击行动

水声向北快速走着。往前走了一会儿，过了赵沟村不远，就是巩县小塌坡村，小塌坡村就在山坡上，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。向上看，有几户人家已炊烟升起。过了小塌坡村，是一个三岔路口，前行，分别可到沟底村、马洼村、牙庄村；右拐则是另一条长沟，没有溪水，只有沟底的一条小路。贾勋挥了挥马鞭，马车拐向右边的长沟，但被木村拦住。木村看过地图，认为继续前行更为安全。因为前方不远就有一条山路，由东向西爬坡，过了六龙岭，就可到达牙庄村。贾勋环顾左右，似在对梅子说话：“前面顺着沟底走，有条比较平坦的路，走着更好也更安全。”梅子也不看木村，对贾勋说：“听勋哥的！”梅子对贾勋言听计从。木村不再阻拦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可能是觉得强龙不压地头蛇吧，继续护在马车左右，两眼四处扫视。贾勋考虑的确没错，如果走六龙岭，梅子有可能活不过今天。但是，这一拐道，梅子的命运就此埋下了伏笔。沟底林立着高大的白杨树，沟两旁陡峭山坡上布满荆棘。在春日阳光下，除了偶尔的鸟叫，或野鸡被惊飞的声音，还有马蹄声、脚步声。一行人握着手枪，警惕地看着前后左右、山上山下。骑在马上闭目

养神，车上的梅子昏昏欲睡。走了三四里路，过了通往牙庄村的七龙岭路口，又前行了五六里，则是个十字路口，左右分别通向陡峭的山脊，向西通往巩县柏坡村、偃师申阳村的山路，路就在山坡上；向东是八龙岭，有胡同路（邙岭话叫路古洞）通往牙庄村的西地，路两边都是高坎，中间仅容一辆马车通过。一行人继续沿沟底向西南方向行进。木村看了一眼贾勋，贾勋仍在闭目养神。正午时分，走过一线天，又拐了个弯儿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前面突现一处景观：远处右山半腰处有一片房舍，屋宇俨然，殿堂巍峨，在正午的阳光下，金碧辉煌。好个安静处所。大家松了一口气。一个和尚挑了一担水，从后面轻松追上。他叫海严，是古圣寺的和尚，俗名赵峰，系赵玲之兄。海严和尚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肤色黝黑，腿力十足。追上马车时，他扫了一眼坐在车上昏昏欲睡的女子，见其衣着打扮以为是赵玲，刚要喊叫，眼光又扫过女子脸庞，和尚愣住了，还没回过神来，突然枪声在头顶响过，回荡在寂静的山谷。马夫、辕马应声倒地，马车随之倾覆，梅子一声惊叫向后仰去。这一枪贯穿马夫脑袋，击中马头。随行人员立即匍匐在地，向山上张望。贾勋突然睁开双眼，左手迅即从马

鞍上抓起长枪，右手顺势拉上枪栓，枪管向左山顶一抬，啪的一声，一颗子弹向枪响处打去。与此同时，狙击手的第二枪又向山下打来，瞄准的是车上惊慌失措的梅子。狙击手从山上滚落下来。贾勋回头看车上的梅子，梅子不在车上。“梅子哪儿去了？”贾勋心中一惊。子弹击穿了梅子刚才后仰压倒的车板。梅子被和尚抱着滚落到了车下右侧，被击碎的木屑落在和尚身上。狙击手就躺在贾勋的马前，他的脸上、脖子上、手腕处都被山坡上的矸针挂伤，他左胸中弹，衣服被鲜血浸透，奄奄一息。贾勋发现，这就是在赵沟码头冲撞梅子的四个汉子中的一个。贾勋吩咐手下加强警戒，并向狙击手：“谁派你来的？那三个人呢？”狙击手惨然一笑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八路军，郭兴！”“那几个人呢？”“应该先把你这个汉奸杀掉！”狙击手说完，头一歪，咽了气。木村冷眼旁观。郭兴是豫北平原游击队首领，即后来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中李向阳的人物原型。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商业谍战
扑朔迷离

“在媒体上怎么查的？”老方问。“就把‘大同永鑫’‘山西永鑫’‘永鑫机械’‘永鑫煤机’还有‘永鑫煤炭’这些关键词都输入媒体数据库里，看看能找到什么。”燕子说。“什么媒体数据库？”Tina抢着回答：“Factiva, Wisser, 还有 Lexus Nexus, 多了去了，您的电脑上也有。”“什么这娃那娃的，老毛子发明的？是不是就跟百度差不多？”老方呵呵地笑着。

29 峰回路转

“什么呀，那都是专业媒体数据库，全世界好多报纸杂志都在里面，贵着呢，不是白用的。”Tina说。“除了公司名字，就没搜别的？比如地址和电话号码什么的？”“您又没用过那些数据库，别瞎出主意了。”Tina说。“是你们问我的。”老方说。燕子突然想到，也许可以从地址着手。她跳下桌子，直奔电脑键盘：“Tina，那就拜托你搜搜张红和刘玉玲的香港诉讼记录。”燕子在百度里敲入“万沅、梨山、解放路”等。搜索结果的第五条是：大同万沅机械厂，大同市万沅县梨山镇解放路。大同万沅机械厂居然和大同永鑫在同一条街上。两家机械厂在同一条街上？还是本来就是同一家？地址里都没有门牌号。难道一定要派老方去万沅县看一看？“怎么样？查出点儿什么？”老方捧着茶杯，笑眯眯站在燕子身边。“按您说的搜了地址，还真找到了另一家机械厂，也在同一条街上，可地址里没有门牌号，不知是不是同一家。”老方却没提实地调查。他问：“大同永鑫的公司档案里有电话号码吗？”“有啊！”“那就好办。这边请吧？”老方拉开 Steve 办公室旁边那个门，里面都是一间间的小隔间，好像以

前的电报局。GRE 人人都有自己的分机，但分机不能用来作调查。作调查专用的电话机都在电话间里，不但能录音和监听，还能在对方话机上显示一个虚拟的来电号码。既不会让对方因看不见来电号码而产生怀疑，又让对方查不出到底是谁打的。老方随便挑了一部电话机，燕子在一旁带上监听耳机。“喂，是大同万沅机械厂吗？”老方的声音突然变得洪亮而粗犷，稍带些不知哪里的口音，好像工地干活的工人，跟他此时的形象完全不符。“您是哪里的？”“快递公司的，核实一下收件人和地址，请问是不是大同万沅机械厂？”“是。”“地址是不是梨山镇解放路？”“是。”“这么说地址是没错了，可是与系统里的单位名称为什么对不上号呢？是不是改名了？”“是，改了一年多了。”“我说呢，现在叫什么？”“大同永鑫煤炭机械有限公司。”“永远的永，三个金擦在一起的鑫？”“是的。”“谢谢，您受累了！”老方挂了电话，向燕子嘿嘿一笑。燕子又学了一招。万沅机械厂就是大同永鑫的前身，是不是叶永福早先建立的挖煤机械厂呢？燕子把“万沅机械厂”输进百度。

第一条就是这样一段文字：万沅机械厂于20世纪70年代初建厂，是一家国有企业，归万沅县财政局管，2000年以来，厂子经营不善，长年亏损，2008年年底破产重组。如果是国企，和叶永福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是媒体弄错了？如果真是叶永福的企业，又为何会破产？他不是经商有道，生意越做越大吗？万沅机械厂以前到底是谁的？到底有没有破产？把万沅机械厂的档案调来，自然会一目了然。燕子立刻拨通服务供应商的电话，调取大同万沅机械厂的工商档案。燕子继续在百度搜索“万沅机械厂”，她换了关键词：“机械厂、梨山”，搜索结果的第三条，是一篇公共论坛里的留言：“机械厂黑心老板，不顾梨山百姓死活。”燕子眼睛一亮，赶忙点开网页。“……叶老三是黑社会，仗着自己的娘舅横行乡里，鱼肉百姓。去年又和县政府勾结，通过假破产把工厂的财产归为己有，致使大批员工下岗，梨山镇变成了‘下岗镇’，许多孩子没钱上学，老人没钱看病。员工去县里上访，叶老三的人就在县政府门口守着，对上访者拳打脚踢不说，还威胁要扒他们的房子。天理何在？”（摘自《黄雀·秘密调查师》永城 著 现代出版社 出版）